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八美图上

● 郑良怀 张献章



八美图

• 郑良怀 张献章

上



责任编辑：汪 洋

玉 佩

封面插图：贾德江

八 美 图

(上)

郑良怀 张献章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阳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125 插页：2 字数：25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29300

定价：4.60元

ISBN 7—5396—0390—9/I·339

内容提要

《八美图》又叫《大八美》、《小八美》或《上八美》、《下八美》。自明清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深受广大民众欢迎。

大明弘治年间，嘉兴八大豪绅之女同拜一师学武，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艺成下山，愿共助一德才兼备之男，为国效力。其师按八女长相，绘成一画，取名《八美图》。

杭州已故丞相之子柳涛，文武全才，美似潘安，惩恶扬善，扶贫济危，誉为义士。适逢京都开科大选，柳涛前往嘉兴寻师求教，为救难女，典当移墨珠，换得八美图。因此与武林败类宋文彬、罗定等人结下冤仇。柳涛与七美沈月姑私婚后，抱定宗旨，只娶一人。因而，在爱情纠葛中和武林败类迫害下，被搞得九死一生，受尽磨难。但他坚持正义，在八美和武林志士的相助下，终于除掉叛臣，为国建功。

柳涛之子柳让，武艺超过其父。在征西的路上，八国公主纷纷求爱。一时间，爱情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使人眼花缭乱。从此，父八美，子八美，盛传于世，成为千古佳话。

目 录

第 一 回	富春典当移墨珠 顶山奉献八美图	1
第 二 回	姐妹街头献绝艺 公子书房藏真情	24
第 三 回	金定废婚拒冲喜 柳涛解难扮新娘	44
第 四 回	姑嫂洞房结连理 冤家狭路又相逢	61
第 五 回	柳兴痛打落水狗 八美怒责宋文彬	79
第 六 回	素贞脚踢宋文彩 富春掌击罗汉文	95
第 七 回	花子林惨遭毒手 柳富春含冤落难	112
第 八 回	乘臣难断杀人案 百华怒斩父女情	125
第 九 回	家将奉命杀小姐 府台报恩斩娇儿	141
第 一 〇 回	柳涛遇贼遭暗算 月姑救夫施绝艺	157

第 一 一 回	刁豹伏法入监牢 应然求药赴西天	170
第 一 二 回	恶魔恃强霸民女 群侠仗义战山贼	184
第 一 三 回	柳兴生擒白无常 富春劝服小神仙	197
第 一 四 回	银安殿饮酒逗俏 满花园献艺求乞	211
第 一 五 回	欺弱女贼子逞强 战恶徒义侠扬威	222
第 一 六 回	马昭荣胸存善念 花士雄心怀鬼胎	234
第 一 七 回	吴福抖雄夺状元 柳涛神功战罗定	247
第 一 八 回	花士雄再施诡计 柳富春重振雄心	262
第 一 九 回	状元射箭披红袍 水贼投东反江山	273
第 二 〇 回	白昼两战皆失利 寅夜摸营又徒劳	289
第 二 一 回	傅元帅订计投诚 郝大王密议除奸	302
第 二 二 回	养虎虎存伤人意 战贼贼生爱郎心	317
第 二 三 回	二千姣房中话体己 军城下困英雄	336

目 录

第二四回	花士雄杀人灭口 张定国搜府惊贼	353
第二五回	弘治金殿审钦差 柳让官中救圣君	369
第二六回	沈小妹领兵征西 柳皇儿催马闯营	386
第二七回	柳让奇刀惊敌胆 月姑调将扫兵营	400
第二八回	三五夺关战罗定 毒发瘟困柳涛	413
第二九回	仗武艺旗开得胜 施妙计诱敌坠坑	428
第三〇回	雷振忠城下自刎 张云龙阵前被擒	439
第三一回	长老街恨铲恶道 豪杰愤怒斩二贼	454
第三二回	元帅抖枪战猛将 公主打订计害英雄	469
第三三回	昭君祠内吊忠魂 银銮殿前显神功	482
第三四回	柳让异邦招驸马 柴龙阵前胜强敌	498

第三五回	公皇主神鷹捉二将 皇儿奇艺擒一姣	512
第三六回	睦邻喜签修和约 父女女敢断骨肉情	527
第三七回	丑女招招施五绝 良将式式败三雄	542
第三八回	少杰被擒遇故知 豪侠改装审情人	553
第三九回	大帐八美会公主 洞房新郎刺新娘	566
第四〇回	柳涛营中惩爱子 皇儿阵前除叛臣	577
第四一回	公道主威慑征西将 道长宝伤太平王	587
第四二回	五国郎主设奇阵 两位高手决雌雄	602
第四三回	应然归天遗妙计 柳涛退军诱追兵	614
第四四回	毒龙义侠施绝计 欧阳剑客显奇功	625
第四五回	柳让疆场战双将 毒龙阵中斗群雄	639
第四六回	独胆英侠擒叛贼 八位公公主助皇儿	658

第一回

富春典当移墨珠 顶山奉献八美图

阳春三月，惠风吹绿了江南。

这天，天气晴和，春风拂面，嘉兴府的大街小巷，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到处是笑语飞扬。此时，在人群中间，走着一位年轻公子，身材魁伟，举止潇洒，相貌俊美，气宇轩昂。头戴英雄帽，身穿青缎子衣衫，足蹬薄底快靴。身后紧跟着一个书僮，年约十五、六岁，瘦瘦的脸膛上，一双机灵的眼睛，炯炯有神，名叫柳兴。

二人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漫步大街。左观右望，领略着江南嘉兴一街两巷五光十色的店铺，心中怡然自乐。他们正往前行，忽然发现前边不远之处，围着一片人群，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紧走几步，赶到跟前，那公子往里边探身一看，原来中间正跪着一位年轻的少女，衣衫简素，泪挂双腮，低头不语，面前铺着一张难纸，纸上有字。仔细一瞧，只见上写：难女马昭荣，今年一十九岁，父亲马晓全，母亲杜氏。一家三口，原来依靠父亲教书为生。谁料父亲身得重病，无钱医治，不幸身亡。母亲惦念成病，卧床不起。难女苦于无法，为埋葬父身，给母亲治病，无奈，这才跪在大街，自卖自身。如有哪方豪绅财主，买我为奴为婢者，请出纹银五十两，日后钱到人回。买我为妻作妾者，千两黄金不成。

若是积德好善之人，能解囊相助，小女子对此天高地厚之恩，今后定然报答。下写马昭荣拜。

那位公子看到此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不禁自言自语：“可怜呐，可怜！”

此刻，那些围观的人们，也是纷纷议论。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点头不语，个个脸上也无不呈现出同情的神色。但只是无钱相助，空有一片怜悯之心。

那位瘦小的童子，朝前挤了一步，贴在那位公子身边，说道：“公子爷，你有生以来，做了不少善事，济难扶危，可谓有求必应。眼看这位女子，如此可怜，为何不解囊相救呢？”

公子点了点头，伸手一掏腰包，遂正色说道：“我有心相救，怎奈银两都放在店房内，身上带的银钱甚少，若返回取来，来往街途较远，多是不便。”

小书僮听后，没有答话，急得抓耳挠腮，眼神里露出乞求的目光，望着公子。

那公子站了良久，掂着手中的扇子看看街道两旁店铺。猛然，看见座北朝南，有一个大商铺，门口挂着一个油漆发亮的木牌，白底黑字，上边端端正正写着一个“当”字，十分醒目。他离开人群，走近一看，门口悬着一块木匾，匾上写道：隆兴当典，四个金色大字，闪闪放光。看罢，他暗暗点头，遂迈步走进去，从囊中取出一颗珠子说道：“当当！”

这时，从里边迎出一位朝奉，观年纪要有五十多岁，身材不高，胖胖的脸膛，满面笑容，和蔼可亲，说道：“请问公子，你要当点什么？”

公子捧过珠子，说道：“我要当这颗珠子。”

那朝奉看看珠子，问道：“公子，你当这颗珠子要多少

钱？”

“由于急用，仅要银子五十两。明天就要赎回，利息听便。”

那朝奉又看了看那颗珠子，觉得非是一般的物件。听他张口要当五十两银子，便抬头打量公子，诧然问道：“公子，你不是本地人吧？”

“对！”

“请问你家住哪里？”

“我家住浙江杭州府，钱塘县。”

“贵姓？”

“我姓柳。”

“再请问你的大名……”

“我姓柳名涛字富春。”

“哎呀！”朝奉闻听，不禁一愣，赶忙又说道：“原来是柳公子到此，在下多有怠慢，请你海涵。”

“不必客套。”

那朝奉知道柳涛本是前朝丞相柳敬臣之子，肃然起敬，遂问道：“公子爷，柳老丞相现在可安好？”

柳涛一听此话，也不由心中一愣，暗道：这位朝奉，怎么知晓我家之事？忙问：“请问老先生，你何人？”

“公子爷，你哪里知晓，在下我姓赵名叫赵明坤。昔日曾在相府，承蒙相爷错爱，管理相府帐务。后来相爷年老多病，告老还乡，我也离开相府，返回嘉兴。一别数载未见，小人时时挂念在怀。有心前往钱塘，看望他老人家，且因被雇到当典，一时难以脱身，至今未能如愿。那时公子尚在年幼，不懂事理，谁料如今长得如此儒雅风流。”

柳涛这才明白过来，微微一笑，说道：“原来如此，赵老叔原与我家有过缘情，恕我无知，请多海涵，请问老叔现在可好？”

“好，好！烦公子问候，实在不敢承受，请问相爷现在如何？”

只见柳涛长叹一声，说道：“我父已经谢世了。”

赵明坤听了脸色一寒，说道：“实在意料不到，相爷已经下世。小人未能赶到相爷坟前烧把火纸，实感罪过。”

话音一顿，赵明坤接着问道：“公子爷，你又为何要当这颗珠子？”

“赵老叔不知，非是我无有盘费要当珠子，而是银两现存店中，街上有一位难女，自卖自身，需要银子五十两，因而……”

“公子爷，请你把珠子收回，我给垫上五十两银子就是。”说着，赵明坤忙从柜中取出银子五十两。

“这样不行，我怎能让你来垫钱呢？”

“你明天送来就是，利息也不要再提。”

“不中，你是当典受雇之人，咱们公事公办。以免东家得知，多有不利，对你失去信用，柳某于心不忍。为此，请你一定要把这颗珠子留下。”

赵明坤只得如此，他接过珠子，在水牌上写着珠子当银五十两。

柳涛拿着五十两银子，走出当铺，返回女子面前，要她快快回家办理父亲的后事，并再三安排好好照料母亲，为她治病。

难女马昭荣抬头接过银子，泪洒双腮，百感交集，问道：

“公子爷，请问贵姓高名，小女子日后必报救济解难之恩情。”柳涛说道：“区区小事一桩，怎能提到‘报恩’二字？”

善怕人知，则是大善。马昭荣对柳涛更是感激得五体投地，遂说道：“公子爷，萍水相逢，今日倾囊资助，救俺于水火之中，如不道出名讳，这银子俺也是坚决不受。”说罢，遂把银子又伸到柳涛面前。

围观的人们也深被此景所感动，大家异口同声，要柳涛报出名姓。

柳涛无奈，才如实报出姓名住址。马昭荣再次谢过公子，怀揣银两，远远离去。

柳涛眼送难女去远，便和小书僮又在街上漫转了一圈，才回到店房。

第二天，吃过早饭，柳涛吩咐小书僮取出百两纹银，二人便又来到了隆兴当典。

赵明坤此时正在店内，一见柳涛带着仆人来到门外，连忙起身相迎，说道：“公子爷，你早。”

柳涛走近，还了一礼，说道：“赵老叔，你也早。”说罢，便把百两纹银，往柜台上一放，又说道：“赵老叔，昨日多亏你老人家成全，现有银子一百两，除去珠子当钱五十两之外，利息随便你留。”

赵明坤脸带歉色地笑了笑，说道：“公子爷，你太客气了，利息是不能再收了。只是那颗珠子，目前不在店内。”

柳涛一愣，忙问道：“在哪儿？”

“公子爷不知，我们嘉兴当地有一个富商，他姓华字顶山。这个当典是他开的，我只是他店中伙计。昨天你走了之后，正巧老东家来到店中，发现了那颗珠子，就被他带回府

中去了。临走并嘱咐我，等你来赎回珠子时，愿意和你交个朋友，要我把你请过府，有话一叙。”

柳涛一听，点了点头，心想：交一个朋友开条路，这有何不可。遂说道：“赵老叔，既是如此，那就劳你的大驾了。”

赵明坤便留下了五十两银子，搁入柜内。遂又安排其他伙计，暂时看守店房，自己带着柳涛与书僮柳兴二人，来到华府。赵明坤带着二人，进府不需禀报，三人就一齐来到华府客厅。华顶山与柳涛寒暄一阵，分宾主落座，华顶山待人十分亲近，落座之后，就吩咐献上香茶。赵明坤看了华顶山一眼，说道：“老爷，赎珠子的当钱我已经收过了。”

“收利了吗？”

“没有。”

“好吧。珠子现在这儿，你先回店去吧。”

赵明坤走了之后，华顶山便安排家人摆酒设宴，款待柳涛。柳涛再三婉言谢绝，华顶山执意要摆。柳涛一见他十分好客，也觉盛情难却，只得听其安排。谈话之间，华顶山得知柳涛是前朝柳丞相之子，更起敬意。酒席摆上，华顶山请柳涛上首落座，自己下首作陪。酒过三巡，华顶山说：“柳公子，老夫今日把你请到府中，有件事情要和你商议。”

柳涛说：“老丈有话请讲。”

华顶山说道：“你这颗珠子，老夫看过之后，知是一件宝物，名为移墨珠，是也不是？”

“是的。”

“此乃当代奇宝，老夫十分喜爱，不知公子能否借给老夫赏玩几日？如能交换更好，请公子提出条件，老夫全皆应允。”

原来华顶山见了这颗移墨珠之后，便爱不释手，立即生下买珠之意，所以才对赵明坤作了那番安排。眼下一听当珠者，乃是柳丞相之子，哪能再提及买呢？若说是退还给他吧，心中又实在舍不得，这才婉言曲说，想借玩几天。

纵使华顶山说得圆乎其圆，柳涛从“交换条件”四字上分析，就知道华顶山的居心用意了，不是借玩，而是要买，这怎么能行？他连忙站起，说道：“老人家，这颗珠子本是家父遗留下来的，它非是一般的物件。家父临终时，再三嘱咐学生，一定要把这颗珠子保管好。如果转借他人，或者变卖，岂不违背父训，成了不孝之子？因而，请你老人家鉴谅，这颗珠子我是实在不能出手的。”

华顶山笑笑说道：“柳公子此话，也是实情。谨遵父训，可见你是忠孝仁义之辈。不过，老夫只是借玩几天，如果公子何时再取，老夫一定双手奉还。”

柳涛正色说道：“老人家，非是我柳某做事小气，且因家在钱塘，路途甚远，今日路过此地，不知何时再来，因此难使你老人家如愿。”

华顶山嘻嘻一笑，说道：“柳公子，你既然不肯给华某留点薄面，但珠子现在我手中，如果不愿拿出，你又当怎么办呢？”

柳涛一听，华顶山说话耍赖，心中不悦。常言君子不夺人之爱，可见你华顶山非是仁义之辈。

小书僮柳兴听了此话，暗道：华顶山，纵然让你仗主欺客，说得天星落地，今日想买宝珠，比登天还难。他鼻子“哼”了一声，瞪了华顶山一眼，把脸扭了过去。

华顶山一看柳涛、柳兴二人，面露不悦之色，微微一笑，

说道：“柳公子，请你再三思考，话既出口，怎能让老夫薄面受损？”

柳涛没有说话，柳兴再也按不住怒火，转脸说道：“什么薄面受损，珠子到底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见了人家的东西，顿生歹心，岂有此理！”

柳涛“嗯”了一声，拿眼看看柳兴，说道：“柳兴，休要多口。”

“是！”柳兴无奈，只得抽身站起，离开酒桌，退到一边，心中忿忿不平。

柳涛说道：“华老伯，对不起，请你老人家海涵，我实在不能答应你老人家的要求。”

华顶山一听柳涛把话说绝，愣了一下，又笑道：“柳公子，请你一定要委屈求全，暂时割爱。柳公子，移墨珠不但我个人喜爱，全家人都视为瑰宝，就请公子成全一回吧。”

柳兴再也听不下去，脸“刷”地一寒，冲着华顶山大声喝道：“不行！有钱难买不卖物。你强行要买，岂不是明讹我们吗？告诉你，纵让你说千道万，磨破唇舌，拿出全部家产，要换这颗宝珠，也是徒费心机，快把珠子交出来吧！”

华顶山一看小书僮柳兴要起硬腔，心中也是不悦。暗道：主人在此，哪有你书僮的言语。他把脸色一正，说道：“什么明讹暗诈，真是口吐狂言，不给能该如何？”

“告诉你！我们柳家不是好惹的，恐怕你不知道，在杭州武林道有句俗话，打遍天下无敌手，不打钱塘的柳富春。所以说今天如果不交出珠子，咱们就以武力解决此事。”

华顶山听完这话，大眼一瞪，扫了柳兴一眼，鼻子“哼”了一声。

柳兴也圆睁双眼，说道：“怎么，还瞪眼呐？”

华顶山说道：“瞪眼又怎么样？你一个小小的佣人，怎该多言多语？”

“你软推明诈，怎能不让我讲？交出珠子，万事皆休，不交珠子，你就把你们府中的人都叫出来，咱们较量较量。”

华顶山“嘿嘿”冷笑两声，说道：“柳兴，你一个小小的书僮，竟敢在老夫面前，如此大胆放肆，这还了得！来人！”

两位家将立即进客厅，说道：“参见员外爷！”

华顶山手一指柳兴，说道：“把他给我轰出门去。”

家将答道：“是！”二人近身来到柳兴跟前，说道：“小伙计，走吧！”

“走？上哪去？给了珠子，你们留也留不住。如果不给珠子，纵让你们用八抬大轿抬也抬不出去。”

家将一听柳兴说话硬声硬气，甚觉不快，说道：“少啰嗦，走！”说着伸手就拉柳兴。

柳兴人称小猿猴，一看家将探掌来拉自己，不躲不闪，眼疾手快，伸手抓住了两名家将的手腕，中指一按脉门，说道：“怎么？你们还要动手动脚？”

“哎呀！哎呀！”家将一时疼痛难忍，连声发叫。

柳涛说道：“休要如此放肆。”

华顶山一看家将受损，面情难当。他在嘉兴府可谓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数一数二的大绅士，哪能愿意？大喝一声，说道：“来人，快快把这小子收拾出去！”

院子里哗啦走上五六个人来，站在客厅前边的天井里。

柳兴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一个纵身，窜出客厅，扎下马步，说道：“朋友，你们是佣人，我也是佣人，冤有头，